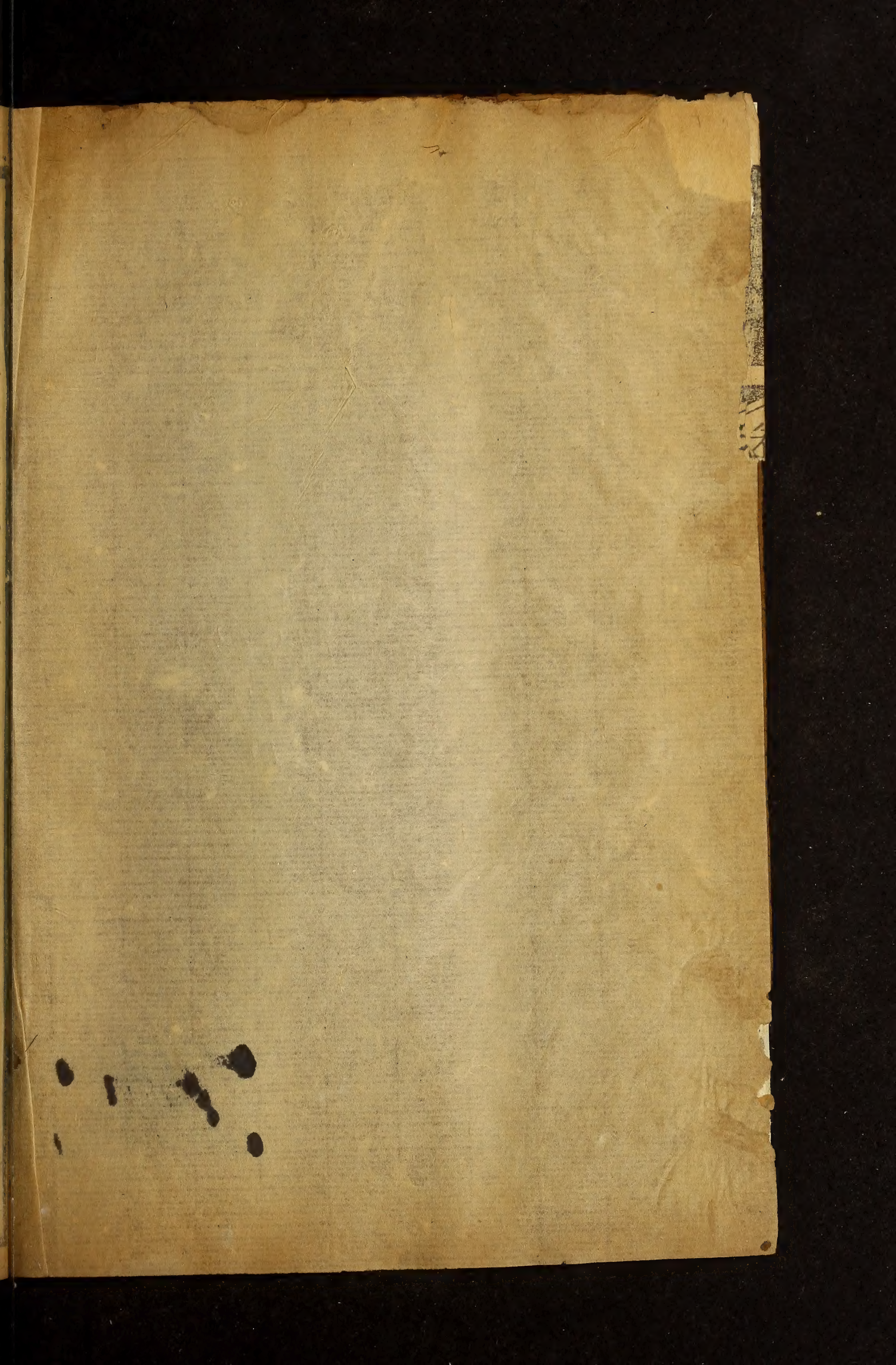

新鄭縣志
五



新鄭縣志卷之三十一目錄

雜志

新鄭縣志卷之三十一

雜志

輯邑乘而終之以雜志者何著不一體也盖事之異同備載本卷其不可強附者則彙錄之上自左國子史之外或虞初志怪異見異聞有可以資掇拾者無或遺焉蒐羅不厭其詳折衷務貴乎實豈曰詹詹小言遽廢之哉雖然大易有雜傳列史有雜記已先之矣作雜志

帝王世紀黃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生黃帝于壽邱長于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邱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

帝王世紀黃帝援命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劉昭補漢志亦曰黃帝定星次郎今爾雅所記十二次與二十八舍之度皆是黃帝葪之

帝王世紀神農氏衰黃帝修德撫民諸侯咸去神農而歸之黃帝於是乃擾馴猛獸與神農氏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克之

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

帝王世紀黃帝服齊于中宮坐于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鷰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信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帝王世紀 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玄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

帝王世紀 黃帝遊洛水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是也

河圖始開圖 黃帝問風后曰余欲知河之始開風后曰河凡有五皆始開乎昆侖之墟

河圖始開圖 黃帝名軒北斗黃帝之精母地祇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胷文曰黃帝子

河圖挺佐輔 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

帝錄列聖人之姓號也天其授帝圖乎黄帝乃祓齋七日至翠嬀之川大鱸魚泛白圖蘭葉朱文以授帝名曰錄圖

龍魚河圖黄帝頁圖鱗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圖寫以示天下

龍魚河圖黄帝攝政蚩尤兄弟八十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造兵杖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黄帝行天下仰事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而令制伏蚩尤歸臣因使鎮兵以制八方

洛書甄耀度黄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

卯七百二十

春秋感精符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元龍御雲天命於湯白雲入房

春秋合誠圖黃帝遊元扈洛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之有鳳啣圖以置帝前

春秋合誠圖黃帝請問太乙長生之道太乙曰齋戒六丁道乃可成

春秋佐助期黃帝將興時有黃雀赤頭立于日傍黃帝曰黃者土精赤者火熒爵者賞也余今當立大功乎黃雀者桑也

春秋緯黃帝坐於扈閣鳳凰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焉

春秋緯黃帝像贊云黃帝龍顏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

尚書中侯黃帝巡洛龜書赤文成字象軒

論語撰考讖軒知地利九牧倡教

黃帝內傳黃帝伐蚩尤元女爲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元女爲帝制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車居其右

黃帝內傳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稱織絍之功

黃帝書官能篇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手毒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

泰壹雜子黃帝謁峨眉見天真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衛衆

文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繫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皆恆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頑氣浮于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裁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恆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敘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一不勞而眞一定矣予以蕞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庚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其終

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治

古今注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古玉圖考 瑀玉蚩尤環以黍尺度圓徑三寸五分厚五分色如赤瑞而內質瑩白循環作五蚩尤形首尾銜帶瑀鏤古樸蓋黃帝平蚩尤因大霧作指南車飾以文玉令其文作蚩尤形當時輿服所用之物也

論語摘輔象 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

受糾俗竄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州選舉翼佐帝德

晉陶潛聖賢羣輔錄同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按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本此

左傳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見桓公十四年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

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見莊公十四年

左傳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於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己作其字譌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見僖公二十四年

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

名之曰蘭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見宣公三年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

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見宣公四年

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見宣公六年

左傳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六月鄭悼公卒

左傳鄭游眅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見襄公二十二年

左傳子展子產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宮與子產親御諸門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

左傳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 見襄公二十八年

左傳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 見襄公二十九年

左傳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

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

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其明年

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見襄公三十年

左傳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見昭公元年

左傳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

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見昭公三年

左傳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見昭公三年

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

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見昭公七年

左傳定公六年夏五月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

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於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見昭公十八年

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國不知距中國幾千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國

戰國策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

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

戰國策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眞其人也

呂氏春秋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鍾之宮適合

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呂氏春秋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

呂氏春秋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

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

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子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舉也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呂氏春秋洧水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

鄧析析又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

呂氏春秋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隣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溺愛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昔者子臧好聚鷸冠而見殺於鄭伯夫鄭伯父也子臧子也子華亦子也鄭伯因怒子華以及子臧雖事在十年之前而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吾以是知怒之不可藏也

韓非子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與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其一辭聽其三氣聽有相

與訟者子產使離之而無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此辭聽之善術也折獄者往往相組焉至於聞婦人哭而知殺夫之姦則聽之以氣有超于辭者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能欺益以此

韓非子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

韓非子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韓非子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韓非子韓子昭侯搔而瘙亡一蚤求之甚急左右因取已蚤殺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也

韓非子五蠹鄭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治弱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謀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韓非子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而鄭人謗訾禹

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故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
爲治也

韓子外儲說左上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

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

史記韓世家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

史記列傳舞陽侯樊噲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攻苑陵先登賜爵封

號賢成君

劉向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國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

說苑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按此

篇與史記韓世家所載微不同而福不重至二句尤爲名言故重載之史注許慎曰屈宜臼楚大夫在魏也

淮南子 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

前漢書帝紀 元鳳三年夏大水罷中牟苑賦貧民詔曰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王符潛夫論 韓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信都者張良爲韓司徒官名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

蔡邕獨斷 五方正神之別名中央之神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又五帝

三代樂之別名黃帝曰雲門

張華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博物志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也

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博物志黃帝治天下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以其教百年故曰黃

帝三百年上古男三十而妻女二十而嫁曾子曰弟子不學古知之矣貧者不勝其憂富者不勝其樂

兵書韓雲如布

盛宏之荆州記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泚其中生蘭草名都梁香因爲號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鄭人方春三月于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蘭而祓除

梁冀别傳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

晉書桓温傳太和四年桓温帥衆伐慕容暐九月暐將慕容垂同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之溫遣裨將鄧遐朱序殲于林渚大破之

晉書李矩傳李矩字世廻平陽人也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

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干寶搜神記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蜮射人

王僧虔能書錄 滎陽楊肇晉荆州刺史善草隸潘岳誄曰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無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肇孫經亦善草書

世說新語 王修齡問王長史我家臨川何如卿家苑陵長史未答修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苑陵未爲不貴（按長史王述也見循吏傳）

任昉述異記 列禦寇鄭人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於風穴是風至則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虞荔鼎錄 陳太卯鑄一鼎藏於陘山

張懷瓘書斷 古文者黃帝史倉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爲字是曰

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倣象是也

王定保摭言南部縣裴廸晉公之後宋初爲新鄭令因參南部收得晉公像及累任告身自撰負贊墓銘並存焉

摭言徐商相公常於中條山萬固寺泉入院讀書家廟碑云隨僧洗鉢

劉崇遠金華子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中得一琉璃瓶中有一龜長可以寸旋轉不停而瓶項極細不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夕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其人懼而取瓶投之衆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胡人曰此乃龜寶也

劉知幾史通韓王名信都史記輒去都字用使稱其名姓全與淮陰

不別班氏一準大史曾無更張靜言思之深所未了

【全唐詩】荊南成汭盗據渚宫尋卽貢命宰相徐彦若出鎮番禺路由渚宫汭以嶺外黄茅瘴患者髪落戲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荅云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以此盖譏汭嘗爲僧也汭終席耻之

【拾遺錄】漢武帝解鳴鴻刀賜東方朔朔曰此刀黄帝時採首陽之金鑄爲此刀雄者已飛雌者獨在

【徐整長歴】黄帝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

【孫氏瑞應圖】眞人者黄帝時遊於池王者有茂德不貪貨利則金人乘船遊於王後也

【温公詩話】楊樸善爲詩不仕少與畢相同學薦之太宗召見面賦壹

衣詩云在脫酒家春醉後亂推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還而作
歸耕賦以見志

魏泰東軒筆錄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文章尤尚奇澀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二韻小詩而已文惠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淑答以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于恭陵作詩云云述古諷寺僧刻石俄有以詩上聞者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仁宗亦深惡之遂落李所居職

貴鑑談苑陳希元堯佐修眞宗實錄特除知制誥舊制須召試唯楊億與堯佐不試而授兄堯叟弟堯咨皆舉進士第一時貴盛當世

少比堯佐退居鄭圃尤好詩賦張士遜判西京以牡丹花及酒遺之堯佐荅以詩曰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懶開正向西園念蕭索洛陽花酒一齊來

彭乘墨客揮犀李及侍郎字知幾性清介簡重一日微雪命出郊衆謂當召賓客高會乃獨訪林逋處士清談至暮而歸及去杭惟買白樂天集一部

東坡思治論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

東坡志林眞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樸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言無有惟臣妻一絶云且休落托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

東坡題跋昔年過洛見李公東之言楊樸妻贈行一絶因覽魏處士詩偶復記之

桐江詩話楊樸字契先一日秋晴戲釣于道旁溪澗中值漕臺陳文惠出廵按從者訶之契先竟不顧文惠怒命從者攝至前路郵亭

中詰之契先風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益怒欲加以刑契先
丐毫楮供析乃作絶句云昨夜西風爛熳秋今朝東岸獨垂鈎紫
袍不識簑衣客曾對君王十二旒文惠謝遣之

（鄭景璧蒙齋筆談）楊樸性癖嘗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間
冥搜得句則躍而出遇之者皆驚

（玉壺叢記）楊樸鄭人善詩少與畢士安同學士安爲宰相薦之太宗
召見面試蓑衣詩稱旨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妙爲長水尉

（袁褧楓窻小牘）宣和三年二月新鄭門官夫淘溝從助產朱婆婆牆
外溝底得一銅器如壺兩傍有環腹上有線色翡翠間之以綠其
文曰綏和元年供三昌爲湯官造三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

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苐重十六斤耳

漢權雖減不宜如許權知開封府王草上之內府

呂大臨考古圖 鄭方甗元祐丙寅春新鄭野人耕而得之高七寸有半深三寸一分縮六寸衡四寸有半容二升有半無銘識 按此器與東宮方甗相似李氏錄云春秋左氏傳晉侯賜鄭子產莒之二方甗今得之新鄭蓋鄭甗也

朱弁曲洧舊聞 麥秋種夏熟備四時之氣蕎麥葉青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亦具五方之色然方結實時最畏霜此時得雨則於結實尤宜且不成霜農家呼爲解霜雨穄西北人呼爲糜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號爲麥爭塲

曲洧舊聞 紅蓼即詩所謂遊龍也俗呼水紅江東人別澤蓼呼之爲

火蔘道家方書亦有用者呼爲鶴膝草取其莖之形似也然澤蔘有二種味辛者酒家用以造麴餘不入用也

呂伯恭紫微詩話吳春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過郭店謁文靖公墓詩云漢相巖巖眞國英門庭曾是接諸生陽秋談論四時具河岳精神一座傾議者以爲頗盡文靖儀觀論議云

沈括筆談李及知杭州時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入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懼其譏勸加禮及日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以危言動之及益不爲動一時服其操守

戲鉢詩輯鄭風士與女方秉蕑兮蕑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

容齋一筆姓氏所出後世茫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爲難曉即以左傳鄭國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鄭又有申侯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而鄭子孔之孫又爲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爲高強鄭又有高克國氏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爲國參衛有石碏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奠千載之下遙遙世祚將安所質究乎

【容齋一筆】三代彝器至今存者人皆寳爲奇玩然經傳所記如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鄭賂晉之襄鍾當與郜大鼎紀甗玉磬並傳矣

【容齋二筆】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於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

【容齋二筆】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爲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爲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爲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容齋二筆　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折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爲不侔矣

容齋三筆　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略之士雖一旅之聚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間如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然如二人者實魯仲連之先聲他又無論矣

容齋四筆　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尋讀天瑞篇載林類荅子貢之言曰死之與

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

又云商大宰問孔子三王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某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其後論者咸以爲列子所言乃佛也特託於孔子所言云爾

容齋四筆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旣寤

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乎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容齋四筆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顏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乎按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為李說苑載胡建事亦為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于平丘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

洪适隸釋歐陽集古錄王元賞碑云君諱某字元賞御史君之孫茂材君之子也歷泰及漢有國有家宰相牧守蹱武相襲又曰遭父喪以孝行稱士皆環堵兼業並授門徒雲集盛於洙泗又云郡察孝廉郎中謁者苑陵丞封卭令每憂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延熹四年五月辛酉遭命而終其文字磨滅隱隱可見者如此其名既亡又不序其姓惟其銘云於惟王君以此知其姓王爾治平元年五月二日書 按碑中既云苑陵丞則為此地職官明矣故附錄之

隸釋歐陽集古錄曰漢碑存於今者惟華嶽與孔子廟最多其陰往往列修廟人姓名其人可見者有河南苑陵趙堂世萇諸人不知為何人祠廟棄以漢隸難得錄之

羅泌路史前紀大騩氏見於南密河南密縣有泰騩由記謂大騩氏之居即具茨也或曰泰

隗昔者黃帝訪泰隗於具茨中山經次七敏山之東三十里大騩山又次十一有大騩山註滎陽密縣大騩山也即具茨今在許之陽翟集韻具茨一曰大騩姓源韻譜山一作次疾詳黃帝紀言歸大騩即大騩氏一曰大騩云天水有大隗氏云間子大隗氏蓋設於無垓坫之宇而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

大隗氏姓苑等

路史黃熊化論昭七年傳子產云鯀殛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梁武帝謂熊不入水當是能鼈孔穎達云神化不可以常言若云能鼈何緣入寢若以夢化為不可常則可至矣以今東海祭鯀廟者不用鼈與熊白豈化為二物邪入自為爾竊按能亦熊屬非指熊鼈而熊能亦並音宏又切之以奴來語云欲得不能光祿茂

才是也故程晏化黃熊評謂晉侯之祀有五不可而柳子厚非國語謂好事者之為之凡有為也然於雜記更謂化為元魚其大千尺故鮌之字從元從魚不知鯀鮌禹父而鯀鮌乃魚名王嘉云舜命禹疏川道岳遍日月之下惟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黿鼉為梁逾峻嶺則神龍為負聖德所感而神化之事互說不同元魚黃熊四音相亂蓋疑於此也王充亦云遠殛羽山又化而入羽淵非人之所得知而為鯀之初斯未可審且晉侯之夢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為侯疾偶當自衰故子產因以言之後遂以為信爾又按瑣語晉春秋篇云平公疾夢朱熊窺屏與傳又不侔矣大氏左氏多誣劉子元復引之以為黃能入門益為昏聽

路史發揮申都辨虞帝之未嗣也職爲司徒故其後有司徒氏司徒之轉又爲申屠勝徒申都之氏按漢功臣侯表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則作信都信申古同音也然在史記作韓申徒而良傳復作韓司徒一也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王爲韓王以張良爲韓司徒云云蓋申徒勝徒者司徒之聲轉申徒申都者申徒之聲轉而信都者又申都之轉也劉敞博聞強記亦意申都爲是司徒而不得其證不知王符言之詳矣潛夫論志氏姓篇云沛公之起良生屬焉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或曰司徒或爲勝徒然其本共一司徒也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妄生事意以爲是乃代王爲信都也由此觀之

則知當時已自疑誤然申都之爲司徒固也顏籀不知乎此直以韓申都爲韓王信劉知幾直又以爲韓名信都謂子長繆去都而留信疎妄又甚

朱子綱目五代周顯德四年九月周以竇儼爲中書舍人註後目載有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皇甫牧三水小牘許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立性簡直雖羈束於

官署常畜退心咸通中罷任於陘山下置別業良田萬頃桑柘成陰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疏阜爲臺盡登臨之志矣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瑩乙巳歲年十五矣時清明節嚴公令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內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晩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于道左繚繞諸女塵坌陰晦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于地色變不能言鬟上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令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齋酒餚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旣至得金翹於神坐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言不可明日阿珊殞僊兆巫言以達所以嚴氏遂令送服玩設

禮筵于祠內廡後每有所須必託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余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胡仔漁隱叢話李淑在翰林奉詔撰陳文惠公神道碑李爲人高亢少許可其文章尤尚奇澁碑成殊不稱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爲二韻小詩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懇乞改去二韻等字苍已經進呈不可刊削述古極銜之會李出知鄭州奉時祀於恭陵而作恭帝陵詩曰弄楯牽車挽歲催不知門外倒戈囘荒墳斷壠纔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述古得其詩遽諷寺僧刻石打墨百本傳于都下俄有以詩上聞者仁宗以其詩送中書翰林學士葉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遜得天下而淑誣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

宗亦深惡之遂褫李所居職自是蹭蹬於侍從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王應麟困學紀聞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道書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佛書謂地輪依水輪水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風澤洞虛者風爲風輪所謂大氣舉之也澤爲水輪所謂浮天載地也金剛乘天者道家謂之剛風岐伯謂之大氣葛稚川云自地而上四千里之外其氣剛勁者是也張湛解列子湯問曰太虛無窮天地有限朱文公曰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則風輪依虛空可見矣

困學紀聞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善風也折揚奔厲天之怒風也

困學紀聞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誡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摇摇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七略之書猶存金人銘蓋六篇之一也

困學紀聞古者孫以王父字爲氏子產子國之子國語謂公孫成子左傳謂公孫僑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困學紀聞莊公寤生風俗通云俗説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謂之寤

生

困學紀聞鄭語依𩰿歷莘史記鄭世家注莘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

困學紀聞桓五年傳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注冀州則近京師按鄭之始封在今京兆其地屬雍州東遷之後徙新鄭在今河南其地屬豫州謂近京師則可謂在冀州則非或曰冀州中州也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 閻若璩曰按墬形訓少室太室在冀州泰族訓周既生八道則以天下之大畏于冀州又中土高誘注曰冀州皆足為證

困學紀聞子皮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程子謂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困學紀聞原繁曰臣無二心天之制也此天下名言萬世爲臣之大法西山讀書記取之博議貶繁恐未爲篤論

困學紀聞鄭伯謂燭之武曰若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觀魏受禪碑唐六臣傳利菑而樂亡者有矣

困學紀聞虢鄶果獻十邑桓公見國之詩正義曰詩譜武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爲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傅會爲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

虢鄶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四非虢鄶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原注

左傳正義曰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盡鄶邑也遷之言皆謬

困學紀聞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困學紀聞子產鑄刑書趙鞅荀寅鑄刑鼎至鄧析竹刑則書於竹簡矣然甫刑云明啟刑書其來已久漢杜周傳不循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朱博亦云奉三尺律令以從事鹽鐵論乃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盖律書以二尺四寸簡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曹褒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漢禮與律令同錄其制一也

困學紀聞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

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即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困學紀聞尸子曰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已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愚謂爲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程子謂未有心蠹而能用管仲者於鄭簡公亦云

困學紀聞壺邱子林列子之師也呂氏春秋云子產相鄭往見壺邱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然則與子產同時

困學紀聞列子以仕衛為嫁於衛從一而終之死靡它是之謂正何焯云方言嫁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故子云國不足此條非本義

困學紀聞列子言西方之聖人西極之化人佛已聞於中國矣

困學紀聞晉楚之爭覇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衛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

自爲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爲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閻若璩云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短趙高云宋子罕劫言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必有據

困學紀聞韓非五蠹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說文云自營爲厶背厶爲公

困學紀聞張良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按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

王應麟玉海景德四年經列子觀二月丙子詔加至德之號命官校正其書祥符五年四月丙寅崇文院上新印列子冲虛至德眞經詔賜親王輔臣人一本

張邦基墨莊漫錄漢書地理志京兆有西鄭河南有新鄭漢中有南鄭京兆之鄭先儒謂之鄭班固曰周宣王弟威公邑應劭亦曰宣王母弟友所封也其子與平王東遷更稱新鄭臣瓚曰周穆王以下都於新鄭不得以威封初威公為司徒王室作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威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曰穆王以下無西鄭之事瓚說非也今按穆天子傳自第四卷而下卷末皆書天子之入於南鄭蓋瓚所謂穆王之所都者是也第五卷有祭父自圃鄭來謁蓋瓚之所謂鄭父之丘者是也理即校書即傳瓚乃公曾嶠所部校穆天子傳官屬也故因取此傳以注漢書然傳

稱南鄭瓚西鄭所未詳其所以異豈近世傳寫之誤也漢中之鄭爲南鄭不應京兆之鄭復稱南鄭其稱西鄭乃以圃鄭爲東耳西鄭穆王出遊反必入焉豈非以其所都故耶設非王都亦圻內近地也邦家在疆地畿內諸侯當在邦都其內爲縣又其內爲都則西鄭之于鎬京殆可爲公邑而已亦不足以爲國也且是時已有圃鄭矣則不必因威公之子從周東遷乃得鄭名然謂之新鄭又果何耶雖然瓚之說亦豈全非哉亦汲冢竹書唯穆天子傳行於世餘如紀年瓚語之類復已亡逸

黃氏日抄獻于公所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于外未必入鄭肯從

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袒裼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人臣之分安得言相陵邪岷隱曰者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段爲京城之主其所寓卽公所也此句恐合依岷隱說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故詩曰叔于田安得改釋爲莊公之田而叔從之以暴虎耶

黃氏日抄狡童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以世子爲鄭君不得目以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晦庵則謂忽之辭昏未爲不正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四詩皆非刺忽凡皆公議不惑於

繼序講師之説者也

董逌廣川書跋 盧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器京兆呂大臨曰兩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余考於書宗彝謂虎蜼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則蜼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爲虎然虎蜼雖飾宗彝非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皆見于宗彝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二物備載一器知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爲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裹用虎彝蜼彝自爲二器蓋周所制也

綱目註 雞口牛後戰國策作寧爲雞尸不爲牛從延篤注尸主也從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鮑彪校注沈括辨

亦以爲雞尸牛從案蘇秦稱牛後者盖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雞尸牛從謬誤也正義雞口雖小猶能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

定命錄唐新鄭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堦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内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之信俄而所欲聘女忽然暴亡自此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妹年始十九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四十年食其貴祿

中州集胡汲字直卿衛州人少有賦聲與新鄭傅伯祥呂鵬舉相友善又呂大鵬字鵬舉密縣人自言宋名相申公之裔按元好問胡汲傳傅伯祥呂鵬舉應作新鄭人而呂大鵬傳中又作密縣人附識此以俟考

元史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時以其傅李孟叅知政事孟以武宗纘興未至不可冒承大任固辭不許乃逃去武宗至大二年詔徵前叅知政事李孟命人搜訪得於鈞州之陘山召見帝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乃授中書平章事後相仁宗兼掌國子學賜爵秦國公仁宗皇慶間學校大興人材日盛皆孟之力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楊肇字季初苑陵人官荆州刺史草隸書體纖潤楊經肇之孫亦善草隸

雜鶴鷹菴隨錄朱弁字少章寓居新鄭其學多得之于外家晁氏晁弟以詩文節義著於時紹興初與宇文虛中使于金其紀行詩文李任道編集命曰雲館二星集朱耻與宇文為比乃托謙詞題詩其後曰絶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雲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慚弱質蒹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復識云僕何人也乃使與濟陽公抗衡獨不慮公是非者紛紜于異日乎因作詩題於集後俾知吾心者不吾過也庚申六月丙辰東里朱弁書金元遺山跋曰濟陽公謂宇文叔通叔通受官而少章以死自守耻用叔通見比故此詩以不敢齊名自托至于書年為庚申與稱東里朱弁者葢亦有深意云

少章朱公字也

應菴隨錄 朱少章不但節行過宇文叔通其文章亦非叔通所敢望觀其五國城奉送徽宗梓宮文辭短意長忠憤悲愴之情並著使千載之後讀之猶凜凜有生氣其所存養若此豈甘與叔通爲伍李任道以二星並稱固已失當後人亦不知論其文何哉今特錄以式後且自勵焉文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既落口中之舌徒存嘆馬角之未生魂銷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朱文公曰太上嘗讀奉送大行文不覺感涕詔官公親屬五人如故事異賜吳興田五頃

楊升菴集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鄢鄢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左氏云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杜預潁川鄢陵謬矣鄢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衆乎郭知元切韻云帝虎並譌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楊愼丹鉛錄左傳齊燕平之月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俗稱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爾

丹鉛錄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聲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

淫泆之意也遊戲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又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于元枵亦作過字解

何孟春餘冬序錄黃帝問塗於牧馬童子因問爲天下童子曰爲天下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此事雖莊生寓言所謂去其害馬者之言眞爲天下之道矣莊馬蹄篇數百言無出此一言者

餘冬序錄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也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鄭人

非不用其臣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售詐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爲胡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春秋之時而有是豈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乎甚矣韓非之好誕也

于慎行筆麈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羽翼亦廣新鄭高公拱一入樞府即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政體即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者新鄭門人也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勢甚孤又康言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爲華亭解請自六卿棘寺下迨中書行人外至藩臬無恥者凡二十八疏時上方嚮用新鄭左右又

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復見舉朝嘵嘵不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居正與新鄭厚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一語明日爲中元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即罷盖江陵有力焉

隆慶己巳上特旨相內江趙公貞吉內江素豪直自用又爲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新鄭而內監陳洪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公以勤白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罷歷下殷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江陵並相有詔不再卜云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爲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

若恩怨二字不能罷脫尚何可云其時朝臣盡信以爲大度後柄用頗久門下誤揣公意而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博寵祿於是報吳之舉决矣廣平蔡國熙者故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爲入室至是攘臂請行至吳郎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支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爲奉常兩爲尚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卽跳西湖避之平湖陸五臺光祖者亦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麈因往爲華亭求解冀以門墻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爲者皆爲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爲計奏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逐矣

筆麈穆考初政新鄭以藩邸之舊卽欲自用華亭積不能堪因百計

逐之自太宰楊公御史大夫王公及六官之長各率其屬上疏至臺省庶官交章論奏凡二十八疏大畧保華亭之功劾新鄭之罪以爲不可一日使處朝廷穆考甚眷新鄭及見論者日衆不得已策罷之是時葛端肅公守禮爲大司徒獨不上疏少司徒二人其一桂林徐公養正新鄭之同館也其一扶溝劉公自彊新鄭之里人也皆請葛公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彊乎二公不得已乃爲白頭疏上之已而葛公自罷徐遂遷南大司空去其後二年新鄭再相感葛公之誼因召用之時劉方爲大司寇新鄭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劉曰此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新鄭曰葛老先生尚在此耶

劉爲淑然葛公廉直人也新鄭第以舊恩用之新鄭當大權多所快恣而葛掌御史臺不肯附麗新鄭亦少疎之其後王大臣事葛公又爲宛轉以不及禍交道始終如此公者世不幾見

筆麈 新鄭既爲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搆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第中器具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爲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爲于荆土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無他志也萬歷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已困卧不能起延入卧内相視而

泣云是年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䘏典因賫于金器物往獻江陵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廉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䘏典下矣

筆麈新鄭之入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口既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用用宋程之策間擿江陵之黨江陵不能平也已會今上即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權使政歸內閣中官見之大恨一日內使奉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上意應新鄭即曰上冲年安知調旨皆若曹所爲也吾且逐若曹矣中使入言狀馮璫大恐新鄭又已令臺諫六人

劾之馮璫又恐謀逐新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即行視陵地往返三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日有旨召成國內閣六部至會極門宣諭新鄭以爲臺諫疏行且法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宣諭何事即應曰當是雙馬謂處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詔新鄭以手仰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逐新鄭旨也自是宮府一體同心若蘭矣

（筆麈）馮璫與陳洪有郤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深與江陵相結及上初政高以顧命自居目無羣璫馮愈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爲高

力解江陵意亦憐之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可誣亦稍解及高公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問大臣乃不知面遂奏釋僕高公無恙也

張鼎思瑯邪代醉編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沉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束晳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者惟此可見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絶少考隋唐尚有其目蓋至宋而亡矣

陳禹謨說儲韓非之說有精于名理者如云所以貴無爲無思爲虛謂其意無所制也夫無術者故以無思無爲爲虛也夫故以無爲無思爲虛者其意常不忘虛是制于爲虛也虛者爲其意無所制也今制于爲虛是不虛也君子以爲識眞空矣又如云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惟夫與天地之剖斷也俱生至天地之銷散也不死君子以爲識眞常矣

孫能傳益智編盧士宏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驚擾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遊爲樂民賴以安

朱國貞湧幢小品高中元麤直無修飾王思質總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無可用力且待禍郥人皆以

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繾綣弇州固已啣之矣比聞草上疏求申雪高在閣中異議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怨甚徐文貞因收之爲功故首輔傳極口詆毀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此書非實錄也

（涌幢小品）嵇竹城元夫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簡傲忤嘉禾節推坐死高中元當國出太史門營解得免召入京中元執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輻輳却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高失位隨至蘆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此時嵇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贈貲而歸未幾卒詩集傳于世

湧幢小品王大臣一事高中元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滅族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看來張欲殺高甚的張不如是之癡或中有小人窺而欲做則不可知一曰馮保之意庶幾得之

王圻稗史張晉卿宣和間進士有文名執政愛其才屢招之仕晉卿將應之其妻丁氏文簡公五世孫也美而淑勸之曰外間時勢洶洶豈士大夫致身時乎張乃止相與偕隱大塊山未幾遇靖康之變寇有聞丁之美者遣數十騎刧之丁不從挾之上馬丁投地曰我寧死不辱也寇始亦不怒屢扶之丁詬大罵遂怒殺之

指月錄馬祖語錄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

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南泉語錄師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相別次師挿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這箇礙道不得也被這箇礙宗搜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這箇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　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鵞鵞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鵞和尚作麼生出得南泉召大夫亘應諾南泉曰出也亘從此開解即禮謝　南泉本邑人爲禪林尊宿蓋生當唐時得與六祖相參而又有趙州陸亘輩爲法嗣宜其名標釋藏前志失載已補傳人物志復從　御選語錄中恭錄四條以備邑中故事

（范守己曲洧新聞）蘇長公手書醉翁亭記筆勢飛動最爲精絶後有趙子昂跋文原是內府供御物也徽王之國時受賜攜至禹州嘉靖末徽藩敗府中物俱沒入官此卷倉皇遺棄塵土中爲一邏卒所得鬻于徐某以餽高少師肅卿少師寶重之命蘇州文彭摸寫上石欲以流布人間而以其眞卷什襲巾笥中非其所親暱不以相示也久之江陵張相公欲得此卷禁不肯與江陵歸葬時道過新鄭時少師病甚江陵至其榻下問訊因求此卷得之居數歲江陵敗抄入禁中有少師從子務實者爲武英殿中舍見今上書畫品目中收此卷于能品於乎名賢筆跡爲世所共寶似有神物呵護其間雖間經捐棄終歸御府幺麼子不得而有也王元美巵言

以爲非長公親書雖極辨博余終不以爲然也

曲洧新聞 高少師肅卿穆廟初以浮言歸第角巾故里不爲崖異嘗跨驢走東里人不知其少師也一日立墅門有荷盎者過之公問大盎所直其人弛擔聲喏曰啓齋長公曰爾何地人曰密縣公笑曰爾縣有如此大齋長否其人亦笑而去里中有沙彌速公飲公從之飲畢日一道士亦來速公公笑曰若見吾與僧遊當不若拒也吾亦不得拒若復與之飲其坦夷近人類如此

曲洧新聞 陳洪者許昌人原姓郭名某禮部選收奄人時所給印票被他奄人攫去徒手不得入乘間更攫他奄人印票執之票中姓名乃陳洪也遂以爲姓名數年積官至司禮監監正隆慶初掌司

禮事權傾中外新鄭高公當國時相得驩甚然馴謹不敢干預政府事穆廟崩之日佞奄馮保矯旨同受顧命外朝訩訩而江陵陰結保欲傾高公今上即位高公疏請收司禮柄馮保持不下爲臺省所劾保窘甚求解于江陵江陵爲畫矯旨逐高公因放洪于南京保因寓書內守備禁錮皇城內不許出入久之爲羣盜所刼喪其裝殆盡論者復譏其漫藏也發洪郊外四十里守皇妣墓困餓幾死江陵殂沒馮保家放置南京而張洪掌司禮監乃還洪居南京洪僦民居于郭門內天界寺傍小樓三楹居之歲餘保欲見洪請釋前怨洪拒不與見也久之保裝爲門下奄客用所奪又以論劾戍孝陵與洪若出一轍洪嘗與予言高公持正而賠于事幾當

保奮緣入司禮時吾疏具其惡欲上請褫其職而公力言不必乃爾當徐圖之疏乃不果上卒罹其禍若此使公早從吾必不至有今日也意若甚憾公而不知進退予奪自有造物者主之非人所得而逆料也不然居正與保內外結煽執天子之柄者十年玉食威福擅之自己人力不至于此

（曲洧新聞）新鄭南有子產廟士人以爲生產之神塑翁媪二像其中及羣嬰兒于左右祈子者男女沓至也又有皮場公廟其神乃湯陰張森唐宋累封惠應王者今人不知以爲子皮囿誤乃有皮匠二十餘人認爲祖師歛錢穀禱賽之尤可捧腹此可與杜十姨同入笑藪

御批子豫謂洧水出密縣馬領山東流受溱水又東過新鄭受黃水南至于長葛北至于洧川東南至鄢陵東至于扶溝與鄭水合南至于西華與潁水合東南至于潁上與淮水合自密至西華其水春夏可褰裳涉也三月水增謂之桃花水夏秋霪潦暴集潰嚙不常居人謂之小黃河以其岸善崩故也或謂鄭水爲小黃河誤謂爲賈魯河亦誤

豫譚溱洧二水合流而東居人謂之雙洎河然古人唯稱溱洧子產以乘輿濟人于溱洧是也或稱洧淵龍鬭于鄭時門外洧淵鄭之富人有溺洧淵者人得其屍其子求之不得問于鄧析是也三事皆鄭事皆指二水既合處言之若毛詩所謂溱與洧方渙渙兮則

指未合處而言曲洧舊聞云密縣超化寺瞰西山水勝處詩所謂洵訏且樂者以此目嘗曰芍藥皆山中物故士女以之相贈若自鄭以東兩岸皆砂礫之區惡有所謂嘗所謂芍藥

李日華六研齋二筆黃帝時瑪瑙甕堯時猶存甘露尚在其中盈而不竭以賜羣臣謂之寶露至舜時漸減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子產字子美東坡放魚詩云不怕校人欺子美註者疑誤指少陵又欲竟易產字陋矣 按子產字子美見左傳襄二十五年杜注

焦竑筆乘世知神農作易不知黃帝亦作易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已具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黃帝時蒼頡弟從而衍之耶干寶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注云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

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則神農黃帝皆作易矣然未知何據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

筆乘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據文理寤當作逜音同而字譌逜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吳元滿說

筆乘 經籍中多有古字通用及假借而用讀者每不之察襄公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當讀爲客恪客古通用

筆乘 今諺云遠水不救近火此出韓非子蓋諺有自來多類此

焦周說楛黃帝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皆刻珪玉于蘭席上然沉榆之香舂雜寶爲屑以沉榆之膠和之爲泥以塗地齊王融疏云集三燭于蘭席聆萬歲之貞聲豈不韙哉

說楛軒轅氏獲飛黃獨角

梁維樞玉劍尊聞高文襄夫人張司徒姑張司徒家傳曰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仕至南戸部尚書知幾識微恭素有雅望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司徒守散曹罕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諧謔終不及他文襄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疎我夫人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暱妾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妾知免矣當爲公賀文襄掀髯大笑曰卿言大佳

王劒尊聞高新鄭掌銓政嘗以事詰主事甚厲時沈鏡宇官禮部遣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不可高矍然延入謝過

王肯堂筆麈嘉靖中分宜嚴相公壽生辰館中諸公往賀之至則江西諸士夫皆在焉少頃嚴出江西諸公磬折以俟時新鄭高中元拱笑於列嚴顧問中元何笑高曰適見老先生與貴鄉諸公相接偶憶得韓昌黎鬭雞行兩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笑嚴亦爲之大笑蓋是時館閣諸公僚誼浹洽無先後尊卑截然之隔故當分宜權可炙手時而新鄭謔之無所忌今不復有此風矣

王劒尊聞及明世說同

李紹文明世說高拱新鄭人忤首相順天主考郎以故鄭聲遠侯人

為題支大綸曰不知高再出時兩人何施顏面

〈明世說〉張江陵初入館高新鄭器重之嘗曰他日當與公共成化理

張曰若撥亂反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此公之事吾不能也

然公性稍急使余在左右效韋弦似不無少助

〈明世說〉高提罷歸莊居盜意其厚藏謀刼之司警者以報提令洞開

大門手舞雙刀刃光如月熛疾如風盜皆狂奔間有俯伏者呼曰

三叔尚雄武如是耶

〈謝肇淛五雜組〉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豔而無

實也葢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

後人以淫爲淫慾故槩以二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

矣夫閭閻里巷之詩未必盡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會之樂自有土之初即已有之又安得執後代之風謠而傳會爲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之本原不在此也韶之在齊不能救齊之亡則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爲剛正也况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艷曲未免損於聖人之世耳

陳士元五經異文自秦焚書後漢儒引經皆出自記憶非有鏤板可較其文自不能同余讀注疏及秦漢晉唐書所載有與今文異者輒私識之鄭風大叔于田詩兩驂如舞家語作如儛火烈具舉文

遐汪作火列將叔無狃釋文作毋狃叔馬慢忌釋文作嫚忌漘人詩二矛重喬韓詩作重鷮左旋右抽說文作右搯羔裘詩洵直且侯外傳作恂直彼其之子外傳作彼己左傳同舍命不渝外傳作不偷遵大路詩無我魗兮說文作𣪘兮朱汪魗與醜同有女同車詩顏如舜華說文作蕣華佩玉將將楚辭章句作鏘鏘東門之墠詩有踐家室韓詩作有靖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作有靜風雨詩風雨淒淒說文作湝湝子衿詩石經作子裣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挑兮達兮石經挑作岦崔靈恩集注達作遾讀詩記作逹說文引詩岦兮達兮揚之水詩人實迋女朱汪迋與誑同出其東門詩縞衣綦巾說文作綥巾玉海一作綼巾聊樂我員韓詩作我魂釋

文䰟神也薛君文選注同野有蔓草詩淸揚婉兮玉篇集韻作䛄兮外傳作靑陽宛兮溱與洧詩溱與洧說文作潧與洧方渙渙兮韓詩作洹洹後漢書注同漢書作灌灌方秉蕑兮漢書作秉蕳洵訏且樂韓詩作恂訏漢書同玉海補遺作詢訏 按應城陳士元五經異文凡十一卷今錄其有關鄭風者如左

列朝詩傳余堯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學著客居會稽越鎭帥院判薦善卿參政呂珍羅致幕下與有保越之功薦剡交上無意任進於越之桂桐里治圃結茅署曰菜薖已而入吳居北郭與高啓張羽諸人爲北郭十友卽所謂十才子也吳亡之後與楊基徐賁同被徵謫濠洪武二年放還授新鄭丞高啓集中有懷十友及寄

贈余新鄭詩

方以智通雅芣騩即大騩具茨山也水經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注云即具茨黃帝登具茨升洪堤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史伯答桓公主芣騩而食澮洧鄭語作主芣騩而食溱洧

通雅古言芍藥即兼牡丹漢稱木芍藥此其證也智按王砅所引呂覽月令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則周末已名牡丹矣黃朝英言芍藥破血爲贈女握椒養陽爲女贈何必如此解高似孫謂詩指木芍藥丹皮女藥此亦一說韓詩曰離草也言將離贈此草也

通雅韓詩秉蕳注蕳蓮也今人注蕳爲蘭蘭連音近誤也

周亮工書影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宋朱申注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方知之以其寤寐而生故武姜驚也焦弱侯筆乘載吳元滿說又以寤當作逜寻以臆論之今北方難產者落地無聲若熟寐然以火氣薰接其臍或從旁擊鏡以引其聲始能寤謂之草寐十只有一二生全頗使人驚寤字原不譌傳言莊公寤生不言武姜寤生也如魯齋注則當云武姜寤生矣魯齋注固可笑硬改逜字亦屬牽強不如杜注難產所包者廣也水經注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得棄卵銜以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按偃即寤生意

書影名以間事而晦者淮南子言秦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師是蹇他爲弦高之友而左氏傳不載

書影余鄉多郭公塼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之以爲琴几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亓百戶修月堤偶發一古塚塼上有朱書曰郭公塼郭公墓郭公逢着亓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亓以呈巡撫巡撫曰讓汝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磚昔但以空心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琴名既修堤後遂競呼爲郭公磚矣按新鄭現多此磚鄉人特

書影吳中陳徵君曰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搨頗疑其僞後見翟綖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眞跡爲士人白麟摹寫贗本甚衆有往得厚値今新鄭高相國所存石搨定是白麟臨本

書影予鄉鄭維間每言與則曰孤與人物則曰孤你然無其字久乃知爲及也秦以市賣多得爲及及正音孤又所在言足爲勾不知原有夥夠之夠餘也

顧炎武左傳杜解補正鹿死不擇音言其鳴急切莊子獸死不擇音郭象注曰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是也當從服虔之說　取我衣冠而褚之陸氏曰褚衣之橐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傳成三年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

顧炎武日知録左傳成公元年戰于鞌入自丘輿注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丘輿注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諸丘輿注云阬氏魯人也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丘輿爲三國地也

日知録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饑何爲裨竈曰今玆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鄭皆饑一事兩占皆驗

王士正蠶尾集詩解龜山論叔于田云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

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而詩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予以爲此意猶有未盡人之賢不肖各有其黨黨羽嬖倖更相貢諛彼詎恤公論哉如淮南王之伍被左吳宸濠之李士實劉養正輩甘佐畔逆躬陷大戮此曹猶足以禮義責之乎此詩當是其黨羽嬖倖之屬造作以愚國人者而非其國人之愛之稱之也觀其後公子封伐京京人叛太叔段則豈國人果說而歸之哉

蠶尾集詩解有女同車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

于見逐云云刺字殊失詩旨張南軒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賓于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嚴華谷曰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無援而作此詩曰惜憐得其旨矣且忽所辭之齊女乃文姜也豈爲不智哉

蠶尾集詩解龜山論將仲子云共叔段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莫之助也尚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

說矣故莊公雖以仲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此意亦有未盡
嚴華谷云說詩者探莊公之心在于殺段而託諸父母諸兄國人
以爲說冀以稔成其惡耳此駁後序未盡莊公之惡則然而說詩
之本意則未也叔段舊有奪嫡之謀云云及段將襲鄭公曰可矣
蓋幸其釁自彼作謂人不得以議我豈有涕泣而道之之意哉此
詩正以公與祭仲有殺段之謀故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天理感
動之公論開悟之耳此言深得詩意如龜山之論猶是以至誠待
莊公矣

王士正蜀道驛程記初六日晨發禹州暮抵新鄭縣城南五十里過
周世宗陵三十里過裴晉公墓里許涉洧水經云洧水出密縣西

南馬領山（洧亦云出潁川陽城山班志同）又東過鄭縣南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其上郎子産以乘輿濟人處縣故鄶有熊氏國鄭滅鄶徙居此曰新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復徙居之所云鄶居陽鄭之間食溱洧焉溱水亦出密縣東南流至新鄭城西北與洧合班志云洧水東南至長平入潁行五百里也縣為高文襄拱故里宋名臣王沂公曾簡肅公歐陽文忠公呂正獻公皆塟於此葢潁川在宋時為近畿卿相多賜塟地他如范蜀公塟襄城楊文公蔡文忠公晏元獻公宋元獻公兄弟皆塟禹州不歸塟也

吾鄉武城王文定公道嘉靖中官吏部侍郎名臣也

所著文錄議論純正其論鄭風云鄭風二十一篇其的爲淫泆之辭者野有蔓草溱洧二篇可疑而難決者丰一篇而已其它緇衣二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七篇語意明白難以誣說至于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凡十一篇序說古注皆有事證可據而朱子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殊不知孔子論治則放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詩卽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卽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於樂而存其辭於詩則詩樂爲兩事矣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泆狎蕩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於此而乃錄之以爲經也邪反正詭道侮亂聖言近世儒者若

馬端臨楊鏡川程篁墩諸人皆已辯之矣又曰鄭衛多淫聲如桑

中溱洧男女戲謔之詩蓋多矣孔子盡刪而放之其所存者發乎

情止乎禮義而可以爲法戒者也中間三四篇蓋皆刪放之餘習

俗所傳而漢儒於經殘之後見三百之數有不足者乃取而補之

而不知其爲世教之害也　案左傳韓起聘鄭鄭六卿餞於郊宣

子請皆賦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大叔

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宣子曰二三

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夫餞大國之使而所賦皆淫奔之

詩辱國已甚宣子又何以歎其爲數世之主乎此亦一證且知野

有蔓草亦必非淫詩也

天祿識餘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注云逸書也按此見于今文尚書太甲篇乃商書也而子皮以爲夏書杜預遂注爲逸殊可訝也

朱彝尊静志居詩話稱元夫字長卿歸安人父編修世臣嘉靖辛丑分校禮闈高文襄出其門長卿少年簡傲獲罪嘉興某推官坐死文襄營救獲免招入都執其手語朝士曰此天下才也及文襄去位乘牛車出國門次日始有馳傳後命長卿追送之蘆溝橋作七言律詩以送之其詩蓋紀其實也一時傳誦謂陽關三疊河滿一聲無此淒楚

毛奇齡西河詩話陸辛齋云將仲子詩賢子死齧無踰無折較峻于

無感無使使已近褻感則廹體矣踰與折拒之在遠至踰里則遠之尤遠徒以死爲在召南仲子在鄭遂顚倒竟抑不聞何彼穠矣本春秋時詩耶張毅文亦云舒而脫脫姑緩之語不如父母之言二語婉而實峻後在曹侍郎許見南宋范必允詩序有云文人之相輕也始則忮之繼則苛之吹毛索瘢惟恐其一語之善一詞之當曲爲擠抑至于無餘無餘而後已夫鄭詩未嘗淫也聲淫耳旣目爲淫則必拗曲揉枉以實已之說使鄭詩之不淫者亦必使其淫而後快鄭人之不淫者亦必使其淫而後快文人相輕何以異是且有始則譽之旣復毁之太守初入官輒爲矜風俗之淳詭州宅之美而偶一見惡卽曰懷傳之俗耳始知前人亦早有是言者

西河詩話高忠憲講學東林時有執木瓜詩問難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並無男女字何以知爲淫奔坐皆默然唯蕭山來風季曰即有男女字亦何必淫奔張平子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未爲不可也言未旣即有咈然而興者曰美人固通稱若鄭風彼狡童兮得不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子不讀箕子麥秀歌乎麥秀蔪蔪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夫箕子所指者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誰曰狡童淫者也忠憲遽起長揖曰先生言是也又曰不處今日得聞此通儒之言

李子金隱山鄙㢠傳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按帝王世紀云黃

帝次妃女節生少昊黃帝之前雖遠不可攷而此爲黃帝之傳子明矣顓頊爲昌意子乃黃帝之孫是少昊傳位于姪也帝嚳爲黃帝曾孫是顓頊傳位于從姪也帝嚳元妃生摯則帝嚳又傳位于子帝嚳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于弟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于五世姪孫顓頊五世生鯀則舜傳位于六世祖之從兄弟由是言之則五帝亦未嘗非家天下也

閻若璩潛邱劄記高文襄曰國初無考察始正統元年嗣是以往亦皆十年一行耳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之處分至宏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迄今爲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曰罷軟冠帶閒住曰老曰病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躁

淺露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

潛邱劄記 中牟縣西北七里有圃田澤范守己據穆天子傳以為自洧川之北直抵中牟之西東連尉氏西接新鄭周廻三百餘里總謂之圃田穆天子傳天子次于軍邱以畋于藪鄭詩叔在藪火烈具舉而左傳所云取人于萑苻之澤是皆其地矣

程哲蓉槎蠡說 萬歷丁未南少宰葉臺山因祠部郎葛屺瞻議建先賢祠于普德後山所祀者四十一人吳泰伯范蠡嚴光諸葛亮謝安王羲之顏真卿李白之外新鄭李及亦與焉

吳玉搢別雅 申徒申屠信都司徒也通雅云司徒以官為氏史記留侯列傳項梁立韓成為韓王以張良為韓申徒即司徒徐廣曰即

司徒耳但語音譌轉故字亦隨改宋羅璧識遺云史通譏遷固謂韓王名信都亦誤矣潛夫論拜良爲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也楚漢春秋作信都註信音申此與史記申徒可互推古人信與申通司因信轉之故

陳大忠舊志風后山頂下有大潭水碧如靛淵深莫測歲旱禱雨輒應中有蒼龍每四月上旬雲氣突出其上鄰邑必大遭雨雹舊傳泗州井有鎖蛟在焉乃其母也龍往看則雨雹萬歷五年四月二日富城里民方姓者擔鬻砂器道經襄城縣冰雹驟至砂器盡碎夜夢神示曰緣蒼龍過爾器盡碎村南有張姓者其家麥三頃並無傷壞爾往報之可索錢三百至則視麥果然張驚喜厚爲飲食

仍倍賄斧資使之歸

馮嗣京舊志具茨山下有潭水深不可測旁有孫氏數家某嘗戒其宗人曰潭有龍不可褻也宗人不聽一日淵穢汚於潭上見小蛇浮水面共訝之某曰安知非龍宗人不聽仍棒之蛇去須臾雲起潭中疾雷走電雨下如注潭水溢數十丈至夜房屋漸没宗人急趨車房須臾水自房孔入電光燭之見鬼負甕灌房忽二人共扶某登樹曰閉爾目某竊覗之皆怪也見庭除若水牛狀者數十負車聲水房與人俱空矣惟某一家無恙民至今傳其事呼爲龍潭孫家

朱廷獻舊志崇正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流寇數百突至新鄭知縣

劉孔暉繫印於肘率衆炮打賊少却次日復益數千騎遶城呼降孔暉大聲詈之至午復集萬餘衆架雲梯登城斬南關而入縱火掠倉庫城堞皆燬孔暉大呼巷戰遂被創身死馬夫張賀等擡至城隅茅舍灌以湯飲至十一日晚三更復甦

舊志城破之日倉庫內止有錢三百千並老囚趙二排小河山一人被賊放去賊退不負劉公復歸于獄

舊志明高文襄公總揆時鄉人有以卑秩赴選銓曹者謁公公問有家信否其人怫然退曰吾豈效置書郵乎公追謝終弗顧而去

劉廷璣在園雜志新鄭高都堂捷相國文襄公兄也狀貌異常而舉動行事有堪絕倒者自幼即遍體生毛年未上丁髭鬚滿頰就童

子試文宗見之笑曰汝可歸家抱孫矣答云童生雖鬚鬢如戟然實弱冠焉試既不售歸家遂去鬚鬢戴小帽着大紅袍騎馬遍歷街市使家人前導令直呼曰不進學的高大鬍子欲學狀元游街豈不可耻即從此奮志夏日就臺邊讀書蚊蝱噬之遍體家人輩見而拂拭之乃叱曰何拂為勤學數年遂連捷南宮歷官南直操江巡撫滁任後適大盜越獄聞報即率官兵往捕羣盜斂手受縛訊之何以不鬬而就擒如此盜曰頃見一天神遍體如鱗懸挂火毬四出不覺心膽俱碎是以不敢動耳蓋所見即都堂也都堂每夜臥則紅光罩體家人竊窺之見一猪鼾睡于傍巫者遂競傳以為室火猪降生云都堂食量最大可敵十人每遇宴必先具熟猪

首一盤有白餹餻數十枚燒酒一巨瓶令列案前手撚而食頃刻俱盡方就筵坐始得終席矣一日有新任知縣來謁服飾華美見其所戴紗帽外纖馬尾內炫金絲光彩耀目詰之以時樣對遂大怒詬詈不已復欲杖之知縣窘甚免冠謝過方免知縣嗛之未幾行取臺中特疏揭參遂以病告歸林下罷職後日惟與一老友象戲以自娛一日忽入內久而不出老友餒甚欲歸不得家人請命曰某相公餓甚欲歸不然當吃午飯矣叱曰吃甚午飯你吽他去吃那當頭砲便足矣蓋自忿屢局敗北也其可發笑者多如此

【查浦輯聞】今郡縣戒碑乃宋太宗取景煥野人語又云摘蜀王孟昶語歐陽集古錄云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又云宋高宗頒黃

庭堅書

諸錦毛詩說鄭風女曰雞鳴章或問賢夫婦相警勵願𣆶以弋鳧與雁何也答曰記有之矣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是射者男子所有事證以左氏傳賈大夫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於是始言而笑詩言弋言加之與子宜之猶此志也雜佩以問張衡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也一二章之勉以才三章之勗以德可謂說德而不好色者矣吾師博通經學至老不倦其說詩必先左證而後發明子

毛鄭諸子之外別標新義著有詩說三卷今節錄其有關鄭風者二則

毛詩旋鄭風褰裳章褰裳思見正也證以呂覽晉人欲攻鄭令叔嚮

聘焉觀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子產在焉不可攻也按詩非子產所作其爲之猶賦詩爾然其說無以易也惠侍讀曰此詩之義疏也宋儒疑古而好作實始于荆舒以春秋三傳皆不可信況呂覽淮南又焉足信乎朱子詩說盡棄舊說獨取鄭蘇二家更甚于荆公矣又按鄭詩之賦見于春秋傳者子展從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先是晉楚爭鄭子展獨主從晉故其詩中父母謂宗國諸兄謂與國人言則指輿論也故叔向謂子展儉而壹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則子太叔子齹先後皆賦野有蔓草一以爲吾子之惠一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無貶詞而孔子取棗帛

以贈程本所賦亦此詩也子產賦鄭之羔裘意謂舍命不渝子游賦風雨則以風雨如晦而從一不改其度子旗賦有女同車取德音不忘也子柳賦籜兮則有脣齒相圖輔車相依之思焉惟子大叔賦褰裳一詩似難體會其意蓋謂大國亦德音子思我也則赴水而不辭揭矣大國若不圖敢遂有他志若狂童之昧所從哉狂童蓋指當日子駟輩也即此數詩趙孟韓宣並譽之專對之才有益於人國如此豈非床第之言矣若惡文之著則中庸所引丰詩也先儒宿老多引傳文以羽翼數詩矣愚更繹其指趣使誦詩者知所適從

〔聊齋志異〕長山石進士宗玉宰新鄭有遠客張某携貲五十兩經商

於外因病思歸不能騎賃手車挽載以行至新鄭車夫往市飲食張獨臥車中有某甲過睨之見旁無人奪貲去張不能禦力疾遥尾其後入一村從之又入一門張不敢入但自短垣窺之甲釋所負囘見窺者怒執爲賊縛見石公張備述其寃公以無質實叱去之二人下皆謂官無皂白公置若不聞頗憶甲久有逋賦但遣役嚴追之逾一日即以銀三兩投納石公問金所自來甲以質衣鬻物對石公遣役令視納稅人有與甲同社者否適甲鄰人在便喚入石公問汝爲某近鄰金所從來當知之鄰答不知石公曰鄰家不知其來瞪眛甲懼顧鄰曰我質某物鬻某器汝寧聞之乎鄰急曰然固聞之矣石公怒曰是必與某甲同盜非窮治之不可命取

梏械鄰人大懼曰我以鄰故不敢招怨耳今刑及己身何辭乎彼實劫張某錢於市也遂釋之時張以事貲未歸乃責用押償之石公此類甚多亦見其實心爲政也

片刻餘閒集[illegible]張公[illegible]小[illegible]之[illegible]公[illegible]遊山左西蜀往來燕楚間工吟咏[illegible]藉江山之助然[illegible]往不羈携妓酬飲常[illegible]夜晚年雙目失明更[illegible]於詩酒詩至數千首家業中落一子早逝遺稿散失猶記飲中感舊詩云昔年曾過楚王都秋色江干醉玉壺七澤若教皆變酒衆杯先涸洞庭湖

片刻餘閒集王搖青太史廷鴻吾師慕廬公冢嗣也師曾爲新鄭令後歷官臺諫卒于官後數年搖青過新鄭憩南郊外之[illegible]寺寺

臨洧水四圍樹木陰影有感舊集唐一絶云鄭縣亭子澗之濱綠樹垂陰蓋四隣村酒一壺歌一曲於今誰是拘花人情詞神韻宛若天成

張龍甲楊朴里居辨　楊處士璞史曰新鄭人諸書或云鄭人獨東坡志林言杞人乃傳說之誤耳按史畢士安[illegible]為左捐江詩話記朴釣道旁溪澗陳文惠行部過之[illegible]文[illegible]漢相值爾若杞則在宋爲雍邱屬開封非[illegible]文[illegible]賜一日過鄭再曰道出鄭州宋人鄭景璧蒙齋[illegible]記[illegible]店自[illegible]東里野民舊志復載璞墓在縣北四十餘里墓志乃鄭守李淑[illegible]遺蹟尚存境內不謂之新鄭人不得矣處士名作璞作朴朴樸同

麈尾餘談吾鄉楊朴字契元一號東里野民隱居工詩眞宗時應詔賦蓑衣詩有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之句尤爲人所傳誦新城王漁洋先生嘗摭其遺事載入古懽錄中又爲竹垞先生題小長蘆圖云一蓑一笠日相隨不似官人似釣師七字愛吟楊處士亂堆漁舍晚晴時其平日嚮慕類如此

麈尾餘談秦瑞明先生毓秀與弟毓慶萬歷間俱有名場屋苦不第嘗於除夕試鏡卜時街市寂然遂循城行至東門聞敵樓上似有人語兄弟並立聽之忽有人持溺器欲瀉於城下一人曰倘城下有人柰何瀉者曰夜深矣倘城下立者舉人進士那得管他兄弟聞之大喜其後毓秀舉中進士毓慶亦登賢書　文瑞明先生萬

曆戊午選鄉試方病熱稍間謂家人曰吾今科必中式矣家人曰試期已迫尚宛轉床褥間奚中式之有先生曰頃恍惚至天宮見放今科鄉試榜中列吾名鬼神豈欺我乎已而貢院災試期改至十月先生病愈遂獲雋天啓乙丑春闈復夢至天宮見數女織榜問曰有吾名乎女曰有喜而出女送之至門見懸一人首甚巨驚問何人女曰劉挺也因誡以愼勿洩漏是年登進士第時劉挺禦邊被殺果如所夢

麈尾餘談 明末縣南牛家砦嘗擄一少婦有異姿主者欲納之婦婉言請曰家室已破丈夫不知存亡誠不忍以一身事兩姓願賜一死主者誘說萬端婦堅執不從主者怒令人以刃擬其頸曰若誠

一不畏死乎當卽殺汝婦曰固所願也遂引頸以待至者方猶豫刃已下矣持刃者爲李姓康熙時猶在每爲人言生平殺人甚衆所見就死如飴了無畏怖唯婦一人而已洵賢婦乎惜不得其姓名

麈尾餘談邑郡郎張大光先生未第時嘗夢鄉試中式文後批一共字旣醒不解其義後順治丙戌舉于鄉名在七十六乃悟其字爲七十六也　又大光先生明季爲流寇所擄挾至汴城東杏花營中時賊以人爲糧一日欲殺公食之有妓嘗爲新鄭諸識公告之使遁賊覺以兵來追公至一古墳入荊棘中潛避賊圍之數匝忽雷聲繞樹而鳴賊驚散乃得達於家後又屢經患難皆遇雷雨獲免公旣貴嘗命子孫世世祀雷神云　又大光先生初登第卯山

東恩縣一日夢皂衣人來謁曰余辱泥塗久矣幸庇宇下願有以拯我次日廵行縣境見溪中立一銅鐘約重數千斤宛然夢中所見也亟命懸之人皆難其事公不聽傳人以繩牽挽殊不覺其重遂自溪中移出懸一寺中擊之聲聞百里是時公之四子甫生因名之曰扶鐘焉　又大光先生官四川學使曰瀘州童子韓士修年方十四閱其文異之復召之面試以論語中庸二論士修援筆立成文復大佳遂拔爲郡庠第一三年試竣四川監司請公問曰公徧試蜀士於其文知之悉矣來科解元當出何處可預决之乎公曰非瀘州則嘉定耳諸公復曰畢竟何處公曰瀘州也已而士修果發解旋捷南宮登翰苑人皆服公爲知人嘗讀韓慕廬所作

韓裕詩墓誌載此一事止言有學使者云云而不著其名予與張
氏世親韓試後尚存其家見其行文既佳書字亦遒勁可愛
塵尾餘談李天培嘗明季時過寃城南鳳凰臺側一賊持戈逐之急
匿叢棘中賊徧索不獲捨之去天培後由明經任河內教諭適懷
慶新守至天培上謁覩其貌宛然城南所見也心甚疑訝屢目守
守問曰君數目我曾相識乎天培曰職有所疑未敢言曩嘗于新
鄭城南遇少年將軍貌與公類語未畢守躍然曰有之吾少時曾
率梟狗新鄭欲殺一人不獲其殆君耶天培曰然職在當日可謂
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者矣守笑曰烏有是吾與君方戮力
同官又安能殺君哉雖然事亦異矣昔則寃讎今則寅僚昔則值

于亂離今則遇于承平天下相逢之巧有如是耶自是待天培甚厚遂成莫逆焉　又天培康熙中官國子監學正永城李湘北相國以鄉誼兼同宗相交甚厚往來無間天培引年歸相國猶音問不絕歷十餘年天培忽夢相國至謂之曰若知之乎吾即新鄭增福相公也天培以夢語無憑漫不之省次夜復夢如前旋閱邸報知相國已捐館舍始大異之先是西門內有增福相公祠蓋祀晉人李詭祖也天培遂醵貲新之顏其額曰增福李相公祠

麈尾餘談吾師白任重先生士宏與里人王錫伯同年友也乾隆丙辰同上公車比至京錫伯遘疾甚篤同寓者爭避匿先生獨爲延醫調治手煎湯藥以進歷久無厭色及錫伯彌留時執先生手曰

吾累若吾累若今死矣無以報當報于地下既歿一切周身之具皆先生爲之經紀甫終塲即護其喪歸閩十餘年先生成進士令四川井研予耿齋先生昭亦登丁卯賢書戊辰應南宮試闈後夢入謁之曰吾瑞亭也感荷尊公厚恩今佐汝成進士矣榜發果獲雋己而謁房師房師一見遽曰吾有異事欲詢子初闈中獲子文以謄錄多誤己置之落卷中矣及閱他卷則子文仍在案也如此數四予因細爲點撤以薦遂蒙主司收錄意者子其有陰德乎耿齋述前夢房師甚異之然未曉瑞亭爲何人也歸家語其事于伯父士魁士魁曰得非王錫伯耶第錫伯未聞有此號可疑也無何耿齋入城過錫伯家見其門匾曰瑞紹蘭亭乃悟所謂瑞亭者蓋

以此耳嗚乎晉公還帶莒公渡蟻陰德之必獲報實有鑿鑿不誣者故備紀之以爲好義者勸

塵尾餘談 白耿齋先生令高邑禁苞苴絕獘端謳歌之聲遍四野數年與夫人劉氏同日終年甫四十先是先生病篤城隍廟有黃冠夢先生冠帶坐殿上黃冠訝曰公不居衙署而坐此何也先生曰衙門爲于公所居予已移任此職矣道士醒爲人言人皆不信及先生卒攝事者果金壇于公易簡也卒之日廟中笙樂冉冉且有呼擁之聲黃冠輩與附近居民盡聞之於是高邑咸謂先生爲城隍云

塵尾餘談 監生王逢庚字明九家世忠厚至逢庚尤好義五十餘始

舉一子週歲痘殤瘞之野已二日矣審邑人侯勔過之見羣犬環吠廹視則土中有呱呱聲啟之得一黃口兒勔大驚異抱至家付其女適張者乳之幾一年人有傳其事者逢庚微聞之偕其弟豫震恒震詣勔家驗視果其子也先是其子右目微大舌上嘗結疔毒疤痕宛然以及衣釧等物一一具在逢庚喜甚重酬勔父女而攜其子歸鄉里以其死而復生也因名之曰甦且嘖嘖以爲忠厚之報

鄒平志劉孟奇字訒齋隆慶中任山東鄒平縣丞縣有郊媒廟舊俗民祈嗣者率以銀鑄小孩兒投廟前池中歲終淘取輒得數百金令與丞分私之孟奇獨不取白於令用爲修廟費餘悉散給貧民

至今稱誦之又丞持身最謹㓜與高文襄同里交好家居時往來甚密及文襄入閣人有勸之曰君與相國善盍不一言而鬱鬱久居此耶孟奇笑而不答遂終于丞人以此益高之

新鄭縣志卷之三十一終



